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常言道

第二回 錢落空身輕浮大海 心向上手援遇燧人

《西江月》：漫講詩云子曰，休談者也之乎。文章怎好市中沽，只怕難充饑餓。

莫被儒冠貽誤，須知創業良圖。一經挫跌倩誰扶，包管時光難度。

話說明朝崇禎年間，有一人姓時名規，取個不越規矩的意思。號叫伯濟，伯是個大，其志向欲大有濟於世。是當時第一個有名秀才，原籍忠厚人氏，家住好仁坂里。父親叫做時行善，官為大理寺正卿，現今致仕在家。母親安氏，同庚半百，所生二子，是個一胞產的弟兄兩個，都是一十八歲。長子時方便，娶妻韋氏，也是同庚，生下一個兒子，名喚時達，只得三歲。

次子即是時伯濟，娶妻顏氏，小字如玉，是方鎮地方顏良的女兒，年紀也與時伯濟同庚，也生下一個兒子，名喚時通，也只得三歲，月份與時方便的兒子大些。一家八口，父子同心，弟兄竭力，兒子媳婦們奉事父母，極其孝順。那父母兩個待這兒子媳婦們，亦極其慈和。兄弟甚是尊敬哥哥，哥哥也甚是愛惜兄弟。就是妯娌之間，亦甚是和睦，宛如姊妹一般。這兩個孩子雖在襁褓，卻是終日不聞啼哭之聲。共處一堂，天倫敘樂，骨肉同歡，布衣甚暖，菜飯甚香。上不欠官糧，下不欠私債，無憂無慮，一門甚是快活。但是那時行善為官的時節，卻是兩袖清風，家業不致十分富足，所有祖上遺下來的一件東西，是個至寶。那件東西，生得來內方外圓，按天地乾坤之象，變化不測，能大能小，忽黃忽白，有時像個金的，有時像個銀的，其形卻總與錢一般，名曰金銀錢。這金銀錢原有兩個：一個母錢，一個子錢，皆能變做蝴蝶，空中飛舞，忽而萬萬千千，忽而影都不見，要遇了有緣的才肯跟他。時伯濟家內的這個，是個子錢，年代卻長遠了，還是太祖皇帝賜與時行善的始祖。歷傳五世，從來沒有失去，但是只得一個。正是：囊空恐羞澀，留得一錢看。

忽一日，時伯濟靜極思動，心中起個念頭，心問口，口問心，自己想道：「我不合念了這幾句詩云子曰，並不知什麼一些世務，不能見多識廣。雖然父母在堂，不可遠遊，但男兒志在四方，豈可困守家中。家中父母，賴有哥哥在家奉事，不如出去遊歷一番，把得有個出頭的日子也好。」於是告稟父母，父母應允。那時行善道：「你既要出去遊歷，自然遍上山川，遨遊四海。家內有個金銀錢，你曉得天下是有兩個的，不知母錢今在何處。你帶在身邊，倘遇見了，一並帶回，使他母子團圓，也是一樁美事。」就叫安夫人取了金銀錢出來交與伯濟。

伯濟收了金銀錢，拜別了父母、哥嫂、妻子，一肩行李，望大道而行。

當日行了一程，第一夜歇店投宿，看見一人自稱錢神，厲聲說道：「目下你的名兒不好，我與你要暫離幾日。」醒來卻是一夢。自己暗思道：「我是個當今第一個有名秀才，怎麼說我的名兒不好，要與我暫離幾日，甚是奇怪。」因想起家中父母骨肉，不知安否，時刻在心，朝行夜宿，遍觀各處的風土人情，身邊這個金銀錢，卻不在他心上。一日時值季冬，天氣嚴寒，信步來至海邊，細觀海景，但見：這一邊穩風靜浪，柴船自來，米船自去。那一邊，隨風逐浪，小船傍在大船身邊。有時平地起風波，有時風過便無浪，有時無風起處也是潺潺浪滾，有時風頭不順，宛如倒海翻天。不見什麼高山，那見什麼平地。白茫茫一派浮光掠影，昏沉沉滿眼赫勢滔天。

那時伯濟看出了神，轉眼間忽然金銀錢不見，四面觀望毫無蹤跡，不堤防一時失足，連身子也落下水裡了。正是：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

此時，海岸上來來往往的人也不少，他們要顧自己性命要緊，怎肯下來救，只好慢慢的看他落水罷了。他心內存著個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」的念頭，一些也不驚慌。說也奇怪，那時伯濟的身子落在水中，並不見他沉沒海底，浮於海面，連衣服也不致甚濕。這是什麼緣故？不是什麼有恁海神海佛，只為有個龍神護佑，這條龍原是一條困龍，困居海內不能上天，此見時伯濟落水頓起相憐之念，空中保佑，不使他埋沒海中。

那時時伯濟撐開眼皮一看，真是一望無邊，隨著波浪，聽其自然，滔滔滾滾，往那一邊去。覺得離那海岸漸漸遠了，回頭看那海岸上的人，別人看我弗多大，我看別人也大弗多了。

頃刻間余至海心，四面無邊無際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遠遠望見一隻海船，不知他們有多少人在船上。看看略近，只見一人雙腳踏在平基上。他的形狀，似有三分賊氣，疑是海洋大盜。

他是不動聲色，並不求救叫喊一聲。

原來這只船上，有三個主兒，一個叫神仙官，一個叫老虎官，一個叫狗官。腳踏在平基上的，是個水手。其時適值神仙官同狗官在船頭上立著，看見海中有人，神仙官道：「這邊有個人落在水裡，我們且拋一錨，帶住了船，緩緩的將船撐攏去，把那個落水的人救了起來何如？」狗官道：「我們且把自己的舵掌正，我是隨他風浪起，只是不開船。他人落水與我什麼相干，要我們著急？」兩個在船頭上登時相罵起來。那老虎官聽見，慌忙走來，說道：「船通個水，人通個理。你們不要船橫蘆飛翥。自古道：『宰相肚裡好撐船』，我們是一條跳板上人，有甚事情，須要大家耐些，到底為著什麼？」神仙官把手指了水中的時伯濟，說：「道我意中要想救這個人，對他說了，他必不肯，怎麼夾篙撐倒，同我相罵起來。」老虎官面上帶著笑，向狗官道：「據你的意想，難道看他落水，讓他死了不成？」

狗官道：「然也。」水頭離老虎官道：「『一葉浮萍歸大海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』那個人雖然與我們沒有碰過船頭，但東海船頭也有相碰的日子。我們救了他，他日後自然也曉得知恩報恩，如何不要去救他？」神仙官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快把船撐攏去救他。」老虎官道：「你不要慌，船到橋，直苗苗，我自有個道理。」那個狗官終是在旁邊打退船頭鼓，說道：「我看起來，只怕兩邊是撐不攏的。」老虎官道：「你搖了半日的船，纜多沒有解。我這等對你說，你還是不聽。」

那時三人不拘兩，神仙官同狗官走至船梢上，倒去說閒話去了。老虎官只得自己動手把船橫撐，欲來撈救時伯濟。無奈撞著了退船頭鬼，在船底下擋住去路，再撐也撐不動。霎時間，風波驟起，他們自看風使船的，一得著了風，便扯足了滿篷，一帆風竟往那一邊去了。此時時伯濟仍無人救，只管在海面上自來自去，飄飄蕩蕩，不知余了多少路，遙望見清河邊一帶樹林，黑沉沉一簇人家。正看間，身子不覺已近海灘。海灘上的樹木，原來卻是冬青樹。人家尚遠，不甚分明，隱隱似有個城池在內，時伯濟爬上海灘，腳底下踏著一件東西，闊有三尺三，長有四尺四，不是什麼海寶貝，其實是一塊瓦片。那裡曉得這塊瓦片硬又硬，滑又滑，才踏上去，底下一挫，那裡還立得定腳頭。兩腳卻在灘上，身子又跌落在水裡了。正是：屋漏更遭連夜雨，船遲又遇打頭風。

那時時伯濟弄得上不上，下不下，欲向上面行去，又自己不能為力，兩隻手那裡撐得起。若往下流去，卻是順勢。他意中一心向上，只得勉力撐住，然終是力怯，身在海內，腳在灘上，更比在海中飄蕩的時節越覺悶些。身子動也不能動一動，說話也說不出半句，即使說得出話，那個有人聽見。不意樹林中忽有個人走出來，看見他跌了下去，慌忙上前，立在海灘，把他兩腳兒撮起，一撮竟撮至岸上來了。便問那人姓名居處。

那人道：「小子並無姓名，那有家鄉。我是燧人氏的苗裔，人都喚我燧人，道號子虛散人。欲往海邊尋訪高人，在此經過，救了君家，算是有緣。」伯濟道：「承蒙散人搭救，再造之恩，何以為報？」燧人道：「我輩救人，豈肯望報？」燧人也問時伯濟的姓名蹤跡。伯濟備細說了一遍。燧人道：「原來是個讀書人。可敬，可敬。如何遭此挫跌？然目下的秀才，如君家者，正是不少。你既遭了此一文之釁，你如今還去想他不想他？」

伯濟道：「這個身外之物，我去想他怎的。」燧人道：「你既不想他，你今意欲何往？」伯濟道：「我自落水而來此地，乃天之所命，我有何往，只得聽天而已。」燧人道：「所言誠是。

但此間前不把村，後不著店，就使你往那一簇人家，走進這城裡去，也是人生路不熟，如何是好？」伯濟道：「這一簇人家是什麼地方？」燧人道：「是小人國。」伯濟道：「這座城叫什麼城？」燧人道：「這城叫做沒逃城。此城築得甚是堅固，四面若關了城門，就是神仙也飛不出去，凡人那裡逃得出，所以叫做沒逃城。國中居民甚廣，城內有個人，自小做賣柴主人的，國中順口兒都叫他柴主。柴主之名，遍滿天下，真個是若要發跡，混名先出。自從出了柴主之名，就得了一個也是什麼金銀錢，家中甚是富足，如今竟有敵國之富。聞得他敬重斯文，你如今無所依歸，倒不如我指引你去，到了他家，自然必有好處。他家住在城中獨家村上，國中人人曉得。切記，切記。後會有期，我是去了。」言訖，忽然不見。時伯濟此時無可如何，只得向那一簇人家走去。看看進了城門，有那城內的地形，比別處地方低些。緩步行來，有意無意間，打聽這個獨家村上的柴主。正是：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

不知獨家村上這個柴主姓甚名誰，且聽下文分解。